

# 棱镜：我们在荒诞的生活中犹疑与对冲

□朱 瑞



生活的多面性往往给我们很多猝不及防的体验。世界是有序的，也是混乱的。像棱镜，原本多个面穿插排列，各有规律，但倘使有光照到上面，各个镜面反射出来的光就会很快形成无数个复杂且混乱的场面，然后便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生活的复杂与荒诞往往也是来源于此。

《棱镜》描述了荒诞生活中的犹疑与对冲，小说延续了许开桢一贯多人物多线索的写法，不同的故事相互纠缠，让人性在紧凑密集的故事中收缩与扩展。

退休高官赵纪光的突然死亡，将主治医生柳冰雪和护士长史晓蕾推上风口浪尖；与此同时，这件事引发的医闹让失意的警察钟好再度拾起了五年前改变众人命运的那场抓捕。生活就像是一条河流，裹挟着过往流向将来。过往如果太沉重、没法沉淀的话，将来必不得轻松。柳冰雪的过往是沉重的，钟好的过往是沉重的，所以他们活得都不轻松。而这些沉重的原因都来自五年前。五年前，柳冰雪热恋中的男友，化学天才纪豪突然失踪了，而钟好组织布控和抓捕毒贩的任务失败了。

人生在某处的巨大转折，总能将人送入一种恶性循环中。纪豪的突然失踪，让柳冰雪心理产生了不平衡和扭曲，于是五年来，她和赵纪光保持了一种纠结的关系，似是情又不是为情，夹杂着怜悯与叹息，夹杂着对纪豪毫无征兆消失的怨恨与无奈，到最后自己也不清楚道不明。五年前抓捕行动的失败，则很彻底地改变了钟好等一干人的生活。钟好由意气风发的刑侦队长变成了游走于边缘的警察油子，狙击手李活变成五年后医闹组织的掌控者，武术高手沈克侠变成了丧失了生理能力、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一切都是戏谑的，都是让人扼腕唏嘘的。

五年后，赵纪光的死亡让一切若隐若显地联系起来，来源不明的医药、毒品，类似阴谋的死亡和舆论，种种镜像相互映照，将幕幕不堪折射出来，也再次将柳冰雪、钟好等人的生活拉回到另一条轨道上。作者用强大的故事构建能力，为我们展现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展现了小圈内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与人生困窘。圈圈圆圆，故事在不断交错，真相也在交错中逐渐清晰起来。

《棱镜》的故事夹杂了多个方面的因素，在类型小说火爆图书市场的状况下，《棱镜》显然是一部难得的社会小说，其对现实社会的贴近和对群体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描述，让具有社会性的人的生活透露出一种荒诞，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悲剧的色彩。生活其实是缺乏浪漫色彩的，它杂糅无序，偶尔还出现几帧尴尬和不堪。《棱镜》不断撕扯生活的面纱，将好的坏的、温馨的残忍的都倒倒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出永不谢幕的悲剧。在这出悲剧里，我们和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犹疑着、对冲着，起起落落、悲欢离合，困境中的纠结与挣扎，心灵的脆弱与坚挺，法律与伦理的交互纠缠，让每个人的生命打上了不一样的色彩与烙印。我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生命密码在这个世界上走一圈，重合的越多，交集也就越多。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棱镜》中读出的破裂的揪心，正是粉碎生活的虚伪帐幔后难以言喻的悲壮与嘶吼。荒诞的生活，荒凉的人生，慌乱的社会，荒芜的心灵，这是个亟待救济的时代，我们正是其中那个亟待强韧的群体。

（《棱镜》，许开桢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 ■创作谈

# 一本没有主角的书，庞杂却不凌乱

□许开桢

我一直想写一部庞杂的小说，想打破原有小说的秩序与规则，将里面人物的一生都尽可能全部展示出来，而不是分主次人物，更不是让次要人物来服从或服务于主要人物。我的小说一向向人物众多，已经有不少读者或是评论家们在质疑，一部长篇到底能容纳下多少个人物？但我不想归结于这类问题，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个人物的出场都有其出场的理由，没用的人物任何一个小作家都不会放在文本中，甚至不会在脑子里出现。小说家创作的时候，人物命运的走向还要要发生的一切故事，其实不由小说家自己来左右，因为他是左右不了的。小说家也得跟着人物走，人物哭他哭，人物笑他笑，人物要是失恋了，他会比自己失恋还难受。一个人一生中要遇到很多人，小说人物也是。小说家只能确定几个主要人物，但主要人物在小说故事中会遇到谁，会跟谁发生摩擦、发生怎样的摩擦，其实是由不得小说家的。

基于这个逻辑，我一直认为小说人物多一点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交代清晰，只要不让读者混淆，那就不伤大雅。但让我纠结的是，写了那么多小说，总是没离开主要人物占据大量笔墨、次要或是辅助人物一带而过的逻辑。我想做一次尝试，就是尽最大可能让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成为主人公，都能在小说这个平台中将自己的一生淋漓致尽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不只是追着主要人物走，而是阅读过程中要关乎到每一个人物的成长，感知他们各自的命运，或不幸或劫难，都能为他们流下痛惜的眼泪。

我知道这很危险，首先涌出的问题是，这得多大体量的篇幅啊。或者说，读者阅读这样一部书，得有多大的耐心？

但我想冒这个险。

《棱镜》的确人物众多，写完了第一部，我仍然不敢确定哪一个是一本书的主角或者说灵魂人物。赵纪光？应该不算，尽管书中所有的事件都围绕他展开，所有的人物也都跟他有或明或暗、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要让他成为本书的主角，我觉得远不够。况且小说开篇他就死了，他一生不管好的烂的，不管是作为高官的他还是为人父、为人夫的他，都没能做到理想中的自己，跟我对主人公的要求更是相距甚远。对不起，我有个怪癖，老是想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尽完美，不准确讲应该是完整。这完美或完整不是指人格多么的高大上，做了什么惊天动地鬼神的事。我的小说人物大都是平凡且琐碎的，包括被评论家或读者定位为官场小说中的那些高官要员，我同样认为他们是平凡而琐碎的。在自然面前，生与死面前，在整个庞杂而又缺少秩序的世界面前，没人敢说伟大。何况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伟大人物写的。我说的完美或完整，主要是指灵魂，尤其小说的主要人物，更应该有一颗不朽的灵魂。这灵魂同样不关乎伟大与不伟大，哪怕委琐，哪怕是被大众斥之为肮脏，要捧喝要痛斥的那种，我也喜欢。

其实小说就是灵魂的艺术。

小说人物尤其能撑得起全书的主人公，更应该有一颗足以震撼读者的灵魂。

我们有灵魂吗？我常常为这个问题烦恼。尤其当下这个乱哄哄看似热闹看似沸腾看似个个都很了不起的时代，真要去探究一下灵魂二字，我敢说，已经在很久之前就是一片荒芜了。

所以说，这部小说，我主要还是在写灵魂。这个时

代的灵魂，人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时代被物质被利欲被金钱美色击穿了的灵魂。

赵纪光不是没有灵魂，但他的灵魂苏醒得太晚了，几乎是到了退出权力舞台、遭遇了一系列重创沦为普通阶层时，灵魂才慢慢苏醒，尚未醒得彻底，便又在一起不明不白的医疗事故中丢掉了生命。这样欲醒未醒或醒得不彻底的灵魂，是无法担起这部小说的。

那么是医生柳冰雪？显然也不会。是的，柳冰雪是我花最大心血去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一个悲剧与使命同在，一个在不幸中却能意外地获得灵魂的自救，并能释放出让人匪夷所思的关怀与温情的女人。她身上的确有令我窒息的东西，不只是女性的青春与美丽，这东西在小说中真的不太重要，而且正是这些东西铸就了她人生的悲剧，让她从一个充满着幻想、对美好爱情有无限向往的年轻知识女性，变成了权力的牺牲品。但她并未就此沉沦，更未顺势傍起权力进而赢取所谓的成功人生。这样的一路事例我们在日常中看得太多，也被大批不入流的小说家津津乐道地来挖掘。这有什么挖掘的呢？在我看来，人生无非两条路，一条是被他人左右着的，一条是自己顽固坚持着的。柳冰雪显然走的是后一条，她在数次人生的劫难之后并未抹杀掉心中那片亮光，依然安静而优雅地去做自己的医生，成为一家医院的灵性性人物，并因此引来更多觊觎或垂涎的目光。但是她却对这些不感兴趣，一方面执著于自己热爱着的事业，一方面却像圣母一样温暖或拯救曾经伤害过她的男人，这男人便是赵纪光，以及院长周泽普。

但让她来担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我仍然是不甘心的。这同样缘于我写作的一个怪癖，太爱的人物不想让她有太多的使命。作家一旦喜欢上一个人物，就跟现实中一样，是会萌生爱情的。这点不写作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对写作理解不透彻或是抱着别的目的的人，同样无法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是，作家在这样一个人物面前，是会露出自私的，就跟金屋藏娇一样，喜欢将她收缩到一定程度，而不是无节制地让她发挥出发挥不了的作用。

这也是我对当下小说创作中将人物过度性赋予使命和功能的厌烦。我的同行们一旦遇到这样一个人物，马上兴奋，马上想到给她更多的能量与使命，让她成为最璀璨最耀眼的那一个，希望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来。我笑了。你愿意自己的孩子去担当一些本不属于她担当的事务或累得趴下或把美好青春白白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事上吗？你愿意让自己的妻子去充当圣母，拯救那些已经死亡了的灵魂吗？我想你不愿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小说中就让喜爱的人物去无节制地承担那些已经超出文学范畴的功能呢？我想可能性只有一个：你并不爱自己的人物，或者没爱到一份儿上。

而我在写作这部庞杂的小说时，是深爱着柳冰雪的，我想让她简单点纯粹点，活得轻松一点女性一点甚至柔弱一点。所以，她不能成为本书的主角。

那么就只有钟好了。

一开始，我真是想让钟好来担当这样一份光荣使命的。钟好是一名优秀的警察，在公安系统做过许多亮眼的工作，刑侦队长、缉毒队长，后来因在抓捕毒贩中失手，他和他的团队兄弟一同栽了跟头，最好也是最聪明的助手大侠从四楼摔下来，成了残疾人。另一个同样身手不凡的兄弟李活也被革职，成为社会闲人。小说开始时，这座叫银河的城市最大的医院发生了一起医闹，医闹头目就是当年刑二队队长李活。这具讽刺性吧，而且更讽刺的是，李活的光头帮早已发展成这座城市最

大的专业医闹。而此时钟好只是一名闲人，说好听点他是补缺的，哪儿差人往哪儿塞。说不好听点，他是油子、痞子，是一个刺儿头。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刺儿头，在看似观望热闹的过程中，却一点点地发现破绽，别人眼里无足轻重的所谓线索，到他眼里就是重要证据。他不按常规出牌，也知道对方不按常规出牌。就这么着，看似无心无意中，他却将赵纪光跟银河市另外几起大案一一挂起钩来，将别人认为毫无关联的几起大案统一到赵纪光这里，又循着赵纪光，找到了隐藏在背后那只最为神秘的手。

没有钟好，发生在银河的几起大案就无法水落石出，柳冰雪和护士长史晓蕾蒙受的羞辱就无法洗清，银河猖獗的地下制贩毒案以及三年前三角楼那桩离奇的抓捕案就不会再被浮出水面。同样，发生在别墅里的那起离奇凶杀案，真凶很可能又会逍遥法外。

这样的叙述，也许读者会把钟好当成一位神探。当我们有破解不了的迷案，便纷纷寄希望于超能力量的出现。福尔摩斯也好，柯南也罢，不过是人家的东西。一厢情愿地照搬进来，塑造出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或许会让读者兴奋地过一把瘾。可是过完之后呢，现实中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暗黑、那么多隐秘，靠哪只手去戳？

我远没有把钟好塑造造成一位英雄的打算，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这样的人也成不了英雄。

其实所有的迷雾，不是案件本身有多复杂，而是生活太过复杂。有时候压迫我们的不是那一团团迷雾，而是迷雾的制造者。

如同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更如同我们幽暗的灵魂。你能说哪个人掉进了生命的黑洞，哪个人又没掉进，事实上我们同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里挣扎。身体也好灵魂也罢，我们根本实现不了冲国。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 在重压之下偷得片刻的喘息。

每个人都如此。

钟好是失败的。空有一腔热血，同样空有一腔抱负。因为这个时代不由他掌控，说到底，他不过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用自己的才智和惨败来为我们赢得一时的欢喜。这样的人怎么能担负起一部庞杂小说的使命呢？显然不能。

我不想让这部小说带上宿命的气息。不想。

写到后来，我忽然问自己，干吗非要确定出一个主人公？

小说必须得有主人公吗？

我在这个问题上怀疑了很久，最后的答案是：不必！我写的是众生，是日常生活中的诸位，虽然有高官，有了了不起的企业家，有天生就具有“犯罪天才”的化学专家，还有治病救人的医生和护士，也有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医院做护工的社会底层人员……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现实的全部，也实现了我作为创作者全部的情感诉求。我怎能弱化其中一个而将他本有的精彩故事或坎坷命运转嫁到他人身上？难道我又要犯一个愚蠢的错误，为了主人公站立起来，不得不将其他人的命运剪切、复制到他身上？

绝不。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抹掉的一个影子。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时代造就的，时代给予了什么，他们便展现出什么。我只要忠实地将他们各自的人生在这部小说里复活，让他们重新活一次、经历一次，也让我的读者们重新活一次，知道我们到底经历过什么，还在经历着什么，这便足够。

与传统的描写家国情怀的小说不同，杨志军并没有选择惯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抑或是单纯的普通人作为表现家国情怀的典型，而是独出心裁地选择了田齐阔——一个“奴性十足的汉奸”作为表现对象。小说中的田齐阔，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语言天赋而拥有了成为“汉奸”的先天条件，而加之其继承其父的奴颜婢膝、善于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本能，使其在

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可以找到“坐稳奴隶”的生存之道。但田齐阔却似乎又有着另一面，小说里，凡是他为之效力的日本人几乎都遭遇不测。或许从表面上看，田齐阔的许多“义举”既有着被抗日力量逼迫而不得不做的成分，又是他骨子里“狡兔三窟”、多方平衡的生存习性使然，但仍不能忽视的是田齐阔身上从未泯灭的良知。这个一向胆小怯懦、对强权俯首帖耳以求保全的小人物突然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不惜性命地保护这座生养自己的美丽城市。作者通过这种反常态的形象选择，在形成艺术上反差效果的同时，表现出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家国情怀的独到解读。

田齐阔的“奴性”，纵然有其“忠顺”天性使然的成分，但青岛这座美丽而屈辱的城市所呈现出来的扭曲的情态又无疑是其奴性发酵的土壤。正如田齐阔也是“骨子里的中国人”一样，青岛在富庶区迷醉的生活之外，还有贫民窟里地狱般的苦难，和苦难激发下潜藏在城市深处无处不在的反抗压迫、蹂躏与奴役的力量——那就是一份深沉的家国情怀。

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生生不息的民族来说，家国情怀是潜藏在精神深处的力量，纵使在长期的苦难侵蚀中会幽微不明，但终会在某一刻超越个人荣辱得失而获得彰显。如此观之，《潮退无声》更于作品之中蕴藏了一重精神建树的深意。作者从未放弃在作品中挖掘强壮人精神之元素的努力，他总是力图展现人的精神之高度，激发人内在精神的自我完成乃至重建的可能。在田齐阔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最低微、最不自主的人性中也能迸发刚性力量的书写，这隐约间与齐鲁大地风烟的儒学精神达成了内在的契合。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我固有之”的精神内核的支撑，田齐阔才在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田齐阔这一个体的选择回荡出几千年前先贤精神内核的铮铮回响。其实又何止是田齐阔，深明大义的“九嫦娥”、共产党人赵运来、进步青年墨蓝、文人学者温故卿，甚至疯狂如徐锴的国民党特务，他们心中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这一脉相承、无法割舍的情怀。是啊，也许你会觉得田齐阔与他自诩的先祖田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类人，但在民族大义与大是大非面前，田齐阔难道做出的不是与田横一脉相承的选择吗？

# 别样的城市书写与另类的英雄情怀

□阚秋莎

纵观文学史，城市书写一直是诸多文人心中隐秘的思念与情结。早年作为德意志殖民地、日本奴役区、国共争夺要地的青岛，又会有怎样的传奇呢？杨志军在《潮退无声》中将目光凝视在1949年的青岛，将这一段早已被历史烟尘湮灭的青岛记忆以诗情的笔触娓娓道来。

1949年的青岛，国民党即将弃城南下。按上级指示，守城将领做好撤离时炸毁青岛的准备。一张记录着青岛城市地下管道的秘密图纸成为关键，于是，爱国学生、教授学人、汉奸、风尘女子、帮会人物、国民党党通局、保密局、中共地下党、德国人、美军舰队……诸多势力纷纷登场，围绕着守城还是炸毁展开了殊死搏斗。而青岛，短短数十年历经德国殖民、日寇占领、军阀混战的创伤记忆也随主人公田齐阔的身世之谜缓缓展开。层层悬疑，叠叠铺垫，重重杀机，这个事实是在精彩，读起来扣人心弦、酣畅过瘾。

纵观杨志军的主要作品，自然一直是他写作的根柢。凛冽的荒原、亘古如初的长空大地，说不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第一书写主人公。《潮退无声》是杨志军的首次城市书写，落笔即不凡。大江大海下，无数的大英雄可以高歌，他却偏偏选取了一个卑贱如蝼蚁般的小人物——田齐阔作为主人公。

田齐阔是青岛的一个普通市民，不懂什么国家情怀、民族大义，更不知晓何

当越来越多身着名贵西装的社会精英、影星、政界要员选择乘坐地铁公交车环保出行的时候，伦敦曾为雾都的历史已被每个市民一点一滴的行动所改写。当各种肤色、各怀梦想的人自信地走在纽约的街头，纽约精神已向全世界传达。

城市的文化由芥菜油盐的日常与琐屑构成，城市的历史当由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来书写。当青岛即将毁灭，那些汉奸、妓女、帮会、地下党，甚至德国人、国民党执行炸毁青岛命令的首要负责人刘司令都斡旋其中，不惜牺牲一切来保护这座城市的存在。这妖艳倾城、倚门卖俏、害人篱下的青岛城就像是书中最令人艳羡的“九嫦娥”，而这风尘中辗转的女子们何尝不是青岛城的隐喻！几位妹妹都是如诗一样美丽的风尘女子，冰肌玉骨、柔情万种，却也侠肝义胆、慷慨赴死。她们将爱情、友情、亲情、家园故国之情演绎到了极致，气贯长虹，直冲云霄。

杨志军有着诗人的情怀、诗人的敏锐和诗人的笔触。诗一样优美的笔触在这个集谍战、悬疑、爱国、传奇于一体的故事中缓缓流淌，将这段甚至青岛土著居民都已经遗忘的历史毫不吝啬地倾情呈现。这样别样的城市书写正是千万座城最真实的书写，这另类的英雄情怀正是千万个普通人在历史中演绎的传奇。

（《潮退无声》，杨志军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复杂人性背后的家国情怀

□刘英瑾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特点时，杨志军曾说，别人在探讨生活，我在探讨精神。他的新作长篇小说《潮退无声》无疑便是其精神探讨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潮退无声》描写了解放前夕，一群人围绕着炸毁青岛和保全青岛而展开的明争暗斗。杨志军以真实历史为依托，用其一贯的充满诗性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高潮迭起、悬念重生的谍战故事。然而，杨志军并非单纯地在讲述尘封的历史或是描述精彩的故事，《潮退无声》中最具洞见意义的，无疑是其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刻解读和对于家国情怀的独到书写。